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金台全傳 第四十回 高三保破財全義 戚旗牌受賄鬆刑

上回講到兩個差解躲在無人之處窺探金台。金台飯已吃完，走堂的算帳，共該一兩零八分銀子。金台說：「讓了八分，竟是一兩罷了。」走堂道：「我裡做勿得主的，櫃檯上去。」金台一想：「兩個解差一個出小恭，一個出大恭，去之已久，為何一個也不來呀？不好了，上了他們的當了。明明是無錢，約會脫身的，把我做當頭了。我是個烈烈轟轟男子漢，不肯吃人白食的。」便呆呆坐在那裡。走堂的把著殘肴剩菜收去，催促金台會帳，說道：「客人吃完了會帳，會了帳走路，好前客讓後客，烏龜讓嫖客。」金台道：「住了！怎麼講啊？」便輕輕的在他肩上點得一點，走堂的一個倒翻斤鬥，跌倒在地，一盤碗盞，殺浪浪打得粉碎。喊道：「地方救命啊！吃白食的打殺了人哉口虐。」高聲一喊，眾客心中個個抱不平了。五個跑堂的多擁進來打金台。金台自覺惶恐，把手搖搖說道：「你們不可胡亂，乃是你傢伙計講錯了話，不該把我比做龜子，我又不曾打他，他自己跌倒了，干我甚事。」走堂的又喊道：「啊唷，地方救命阿，打殺哉。」五個頭道：「入娘賊！打得他這宗光景，還說勿打？打你個人娘賊。」金台道：「不要動手的好啊。」五人道：「打你何妨？打你何妨？打、打、打！」便你一拳，我一拳，尤其是眾虎攢羊一般。金台並不用力，把兩臂輕輕拉開，別立撲六，人人跌倒，跌得五個跑堂真正可憐。外邊高娘子趕進來，看酒客早已走完了的。一個走堂的名叫王小三說道：「天翻地覆哉！報大爺去。」塔、塔、塔、塔、塔，竟往外邊如飛的去了。牛勤說：「兄弟，打局哉。」馬儉道：「絕測測的，看他們便了。」不說二個解差，且表高娘子跳出櫃檯，上前來問金台道：「你這小伙兒那裡來的？多大的本領？到老娘這裡吃白酒麼？照打罷！」便照定他兜懷一拳。金台架脫，就回手一拳。高娘子招架，一個頭眩，啊唷，看他不出利害的。那高娘子自逞能乾，裙裡腿飛來，利害得緊，卻被金台接住。高娘子立腳不住，身軀跌倒了。走堂的道：「勿好哉，開店娘娘打壞哉。」卻好外邊高三保來了，二目圓睜，大喊道：「呀，呸！何方小子吃了白酒反要打人？這還了得麼？」金台一想：事已如此，不可怕他。便挺身接應說：「是我，你要怎麼樣？」高三保定睛一看，呵呵大笑道：「我看你身不滿七尺，面無四兩肉，有何本領在此打人麼？招打罷！」便一拳打將過來，金台輕輕招架，還拳打去，娘子立起來，兩人打一個，還有許多走堂的蜂擁而來，觀看閒人也不少。馬儉、牛勤也走進來看。只見高娘子跌倒了，那邊高三保也跌倒了，幾個跑堂的個個嚇呆。一個道：「哥啊，這宗打法，必要打殺人的。寧做鹽徒賊犯，不要人命干係。外邊去，外邊去。」牛勤、馬儉高聲喊道：「貝州金二爺來裡，你們什麼大來頭，這宗打法？」高三保立起身來卻聽著了「貝州金二爺」這句，他就叉手問道：「英雄尊姓大名？貴居何處？乞道其詳。」金台道：「俺林和是也。」馬儉說：「老老實實貝州金台。」高三保道：「嚇，果然是貝州金二哥麼？小可不知，多多有罪了。」金台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，足下尊姓大名？」高三保道：「小弟高三保，久聞大名，恨難一見。今日相逢，三生有幸，請了，請了。」金台道：「請啊，」高三保道：「娘子，來，金二爺跟前賠個禮。」高娘子道：「啊，金二爺，我是女流之輩，不認得二爺，多多冒犯了。」金台道：「啊呀呀，豈敢，豈敢，念金台一時魯莽，望勿見怪。」高三保道：「好說。娘子你裡邊去，今日不做買賣了。」高娘子進去，暫且丟開。

再說旁邊兩解差就問金台到底什麼事體打起來的。英雄細把前文說了一遍。馬儉連忙道：「嚇，會賬會得遲了就要打的，那吃白酒的要殺了的？」高三保道：「哈哈，二位，原是我們跑堂不好，看我面上不用講了。」牛勤道：「若勿看你面上，叫他們來一個對一個，打打看。」金台話已說明不必講了。高三保道：「啊，金二哥，這裡不是講話的所在，小堂少坐。」金台說：「請。二位來啊。」牛、馬二人應聲：「來哉。」高三保與金台、馬儉、牛勤兩個解差一同走進去，重新見禮坐下。高三保叫聲：「金二哥，小弟聞得這些來來往往的江湖上的好漢，你也說貝州金某人小輩英雄，我也說貝州金某人拳頭獨步，四海揚名，廣傳天下。小弟幾次三番要到貝州與二哥親近親近，聞得你犯了王法，不在貝州，奉旨各處拿捉，挨門逐戶的搜查，故而我也掛念。未知你隱在何處？」金台聽說，便細把前情告訴他，一直說到金鑾殿上把番猴打倒，赦罪封官。高三保道：「既然赦罪封官，為何還是這般光景呢？」金台道：「只為澹台惠與我做盡了對頭，說我罪大功小，改叫林和，配軍三年，三年無故然後封官。」高三保道：「這也可惱。但不知配到那一個地方去呢？」金台道：「配到淮安寶總兵帳下充軍。」高三保道：「嚇嚇嚇，配到淮安！」便搓搓手，頓變容顏，叫聲金二哥道：「你今又中了奸計了。只怕你一到淮安就有禍災呢！」金台道：「這卻為何呢？」高三保道：「若到別處充軍還好，那淮安寶總兵那裡比眾不同，好生利害。」金台道：「怎生利害？」高三保道：「那邊如有軍犯到配，要打一百殺威銅棍，憑你英雄好漢也是熬不起的，到一個，死一個。所以淮安軍犯一名無留。二哥若到淮安，便做了飛蛾投網。」金台聽說，呆呆無語，等了一回，歎道：「咳，我道王恩浩蕩，那知奸賊仍然要把金台暗害。噯，我是人間大丈夫，死活總由天數，何妨呢？」高三保笑道：「原像英雄，膽氣粗壯，果然話不虛傳也，不是貪生怕死之徒。啊，二哥你若犯了王法而死不妨的。如今奸臣把你算計，死在殺威棍下，有冤難訴，有屈難伸，豈可使得？小弟與你打算起來，或者有些生機也未可知。聞名已久，今朝有幸得見英雄，請在舍下權宿一宵，來朝再行商量。」金台道：「多承好意，只是我有王命在身，不敢耽擱。」高三保道：「一夜何妨？來日早些趨路便了。二爺勿必客氣，竟如此罷。」金台只得依允。說說談談，情義甚濃。馬儉去將包裹取來，洋洋得意。心喜道：「毬娘，抵抵莊莊吃白酒，再勿抵莊吃好處來哉。那間一路吃，一路打，順風大吉，逕到淮安。」

不說解差心內歡喜，再說六個走堂的說道：「好打，好打，主客打光，碗盞勿圓圖，桌子翻身，交椅變凳。」一個道：「啊呀，完哉。」那個道：「啥？」一個道：「一鍋子面也勿曾了起來，那間一督遭的了。」高娘子道：「小二。」小二道：「大娘娘做啥？」高娘子道：「大爺說，今日不做生意了，你們收拾收拾，主顧進來不可招接。」小二道：「大娘娘，工錢原要的口虐。」高娘子道：「自然有的。」外邊說話，暫且丟開。

書中原說金台細看高三保，看他烈烈轟轟，好生氣概，一見如故，情投意合。俺方才打鬧好不應該。那高三保做人甚好，一心要與金台結交，做個朋友。就叫小二備酒來再吃。金台回說：「方才吃的酒興未退，吃不得了。」高三保道：「什麼說話？三杯而已。」牛勤說：「還了前少的酒錢再吃，」馬儉接口道：「索性吃了一同算罷。」高三保呵呵笑道：「既是朋友，算什麼酒錢？」牛勤道：「勿算再吃。」小二連忙送酒肴來，四人一桌，大家談講衷腸事情。那金台才曉得高三保好習拳頭，若遇英雄，頗愛結交。此人倒可為朋友的，只可惜要去充軍，不能時刻親近，況且此去還恐怕殺威棍下一命難逃。高三保偶意把金台一看，說道：「啊，金二哥，為什麼愁容滿面？」金台道：「啊，高大哥，我是並無別事，只為撇不下吾兄的好意，並不是貪杯。」就道：「高兄好了，小弟這雙眼珠好不利害，能辨賢愚奸刁，意欲與兄相識為友，只可惜我這殘生尚保不牢，如果殺威棍下死了，與兄今生難以相交的了。」高三保道：「二哥且免愁煩，我在這裡與你打算。小弟有個表兄，姓戚名標，現在寶兵衙門為旗牌之首。待我同你前去與表兄商議，要他與那十二個散旗牌調排妥當，只要行杖之時一手輕鬆，就可保無虞了。」金台道：「啊，高兄，有了錢可去講人情，怎奈何我一雙空手，只恐不靈呢。」高三保道：「哈哈，二哥來了。自古錢財如糞土，仁義值千金。衙門使費，多在小弟身上便了。」牛勤、馬儉哈哈笑道：「難得，難得。正所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得投機情更深。」時交三鼓，大家安睡。

次日天明，紅日東升，閒文少表。且說高三保進內將情說與娘子知道，這位娘娘倒也賢德，說道：「官人平日間慕想金台，如今難得相會。既是奸臣把他算計，官人若有周全之處，自然周全的是，你今自去調排交友，如何惜得財呢？家中是有為妻在此，店業難停，總要開的，諸事有奴料理，官人不必掛心。」高三保大悅，取了五百兩銀子，早膳用畢，別妻，同了金台、牛勤、馬儉一路滔滔走去。渡過黃河，出了口子，四人到了淮安，辰光已交巳時，便買飯充饑。高三保就去見戚旗牌。那日戚標閒空在家，正在無聊之際，高三保進來說：「表兄在家麼？」戚標道：「啊呀呀，表弟來了。」便見禮而坐，彼此問安，說了幾句閒話，然後講正經之事。戚標道：「表弟還是別處去呢？還是特到這裡來的？」高三保道：「特來這裡。」戚標道：「什麼事情？」高三保道：

「小弟有個朋友名叫金台。」戚標道：「不是貝州金台啊？」高三保道：「就是此人。」戚標道：「看你不出結交了這個朋友。如今不吃虧的了。」高三保道：「咳，只是金台有難，小弟無計可施，故而來見表兄。」戚標道：「金台的事情我也知道的，這是他自己不好，犯了迷天大罪，捉之已久。前日聞滄州總兵拿解進京，不知怎麼樣了？」高三保道：「哥哥啊，前日金台被官捉牢，只因萬歲不朝，故而收禁天牢，抵抵莊莊要吃刀的。」戚標道：「只怕不止一刀之罪嚇。」高三保道：「還是他的造化，那安南國差遣難邦官進獻石猴一個，朝中武將打他不過，眼珠子多挖去吃了，幸虧楊元帥保舉金台打死石猴，萬歲赦了他的罪名，封他做個八百禁軍教頭。」戚標道：「嚇，哈哈，這也有興。」高三保道：「什麼有興！澹丞相說他罪大功小抵銷不來。這要問他三年軍罪。」戚標道：「配到那裡呢？」高三保道：「配到這裡。」戚標道：「唔，只怕這一百殺威棍熬當不起嚇。」高三保道：「皆因為此，小弟前來見表兄，與你商量，要你將伙計們調排好，行杖之時下手輕些，若保得金台有命，小弟總不負兄恩的。」戚標道：「我與你什麼稱呼，講出這樣話來？但是，衙門中這些人是真正兜惹不得的，動一動就要錢，若沒有錢，良心就歪在旁邊。不知金台肯出多少銀子？」高三保道：「表兄，你道要多少呢？」戚標道：「須得一千銀子才好。」高三保道：「哥哥是決不欺我的。但他是個窮人，出不起這許多銀子，看我分上輕減些就感恩不盡了。」戚標道：「賢弟你說多少呢？」高三保道：「不過一百兩頭，不過一百兩頭。」戚標道：「一百兩銀子買一條性命，那裡做得到呢？」高三保聽說，就添五十兩。戚標原道少，高三保只好三十兩一加，二十兩一添，真正說了萬千好言，直加到白銀四百兩，戚標方才應允。那時高三保就往外邊，同到金台與兩個解差一同進內，與戚標見了禮，說了幾句閒話，然後取銀四百兩，當面交明。戚標收拾，一面備酒來吃了一回。戚標就去了，與伙計們說明白了，二百出官，叨惠了二百兩。這一晚就在戚標家裡宿了一夜。

次日清晨就到總兵衙門投送文批。竇老爺從頭看過，吩咐大開轅門，衙役答應一聲，三吹三打，放炮三聲。竇總兵坐出來，年紀看去不過五十光景，一張白臉好像銀盆，三絡花鬚一尺開外，威風凜凜，鬼神皆驚。標下武官多是明盔亮甲，走進轅門來參見已畢，命傳馬儉、牛勤。牛、馬二人道：「大老爺在上，小的牛勤、馬儉叩頭。奉刑部大老爺點小的們管解軍犯林和一名，到大老爺標下當軍，求大老爺點驗發落。」竇老爺道：「帶進來！」衙役答應一聲，嚷道：「大老爺吩咐帶軍犯林和當堂點驗！」列位，那金台的刑具早已上好的了。一聲傳說，帶進金台。馬儉、牛勤忙跑出來，鷹拿燕雀，把金台抓來，拍塔一聲擡在階上。那法堂原好像森羅殿一般，憑你英雄也要呆的。衙役道：「啟上大老爺，軍犯林和當面。」竇老爺道：「抬起頭來！」衙役道：「嚇，軍犯抬頭！」竇老爺道：「過來。」衙役們應聲：「有。」竇老爺道：「照依批文之上，把他年貌，箕鬥，細細驗明回報。」衙役們答應一聲，不多時便道：「啟上大老爺，軍犯林和年貌，箕鬥照依批文之上，一些無錯。」竇老爺道：「打開刑具，照例重打一百殺威銅棍！」衙役應聲：「是。」就把金台刑具打開，擎頭擎腳，擎在地上。行杖衙役道：「請大老爺驗棍。」竇老爺道：「打。」衙役們喊聲：「嚇喝！」就裝虎勢，來打金台。比方文衙門內皂快，武衙門內軍牢，各有行杖手段。如若犯人有錢使用的，看得起來原像打下去重得很的，其實傢伙著肉不大十分疼痛。這是他們平日間煉就的名功手段。高三保花了這宗銀子，金台不到得十分吃苦了，下手像重，著肉輕飄，啣啣喝喝，非常認真。金台是聰明人，便做作叫道：「大老爺開恩饒命。」起初十來下，金台的喉嚨響亮，打到十五下，漸漸低下去了。又是五下，喉嚨不響了，裝做熬當不起的光景。打到三十下，公子出來立在父親旁邊，輕輕說道：「爺爺，祖母大人吩咐說，配軍犯人免打殺威棍，叫爺爺饒了他罷。」竇老爺道：「祖母說的麼？」公子道：「祖母說的。」竇老爺一想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既是母親吩咐，下官豈可逆命，吩咐：「把軍犯林和免打放起。」衙役應聲：「放起。」吆吆喝喝，滿堂威勢，放起金台。一角回文，十兩銀子給賞，兩個解差歸去。總兵堂上這些千百把總旗牌軍牢人等，大家不懂這一百殺威棍是死不饒人的，怎麼打得到三十下就免了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要知金台免打殺威棍情由，請看下回分解。